



# 女捕头

卅

爱默丁 著

一面是温润如玉知心皇帝，  
一面是风流倜傥傲娇公子，  
年轻的夏捕头很为难，  
可不可以只断案，不谈情？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

中

# 女捕头

爱默丁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## 目录



| 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一章 | 远近皆不是 | 001 |
| 第十二章 | 心悦两不知 | 028 |
| 第十三章 | 一纸糊涂账 | 052 |
| 第十四章 | 心事付与谁 | 079 |
| 第十五章 | 君愁我亦愁 | 104 |
| 第十六章 | 相思不可言 | 131 |
| 第十七章 | 心有千千结 | 157 |
| 第十八章 | 柳暗花明处 | 185 |
| 第十九章 | 黯然独自凉 | 211 |
| 第二十章 | 无计话别离 | 239 |

## 远近皆不是

问过了喻示戎，夏初又请来了喻示寂。喻示寂说的与那天在广济堂的情形差不多。他说他四月初一那天一直在家，下着雨又没什么事，用过了早饭便回房歇着了。

“也就是说，上午的时间里并没有人在家中看到过你？”

“夏捕头可以去问问内人，她是知道的。小儿夜啼，成夜睡不安稳，白日里也就懈怠了一些。家父不在，偷个闲。”喻示寂坦然答道。

夏初为难。喻示寂的夫人还未出月子，这下雨天儿的当然不能愣让人过来问话，而自己又是个男装打扮，去家宅内院更不合适。

问祥伯，祥伯便找了个折中的法子，把喻示寂院里的丫鬟佩兰找来问了问，佩兰说喻示寂用罢早饭就去书房了，与喻示寂说的出入不大。

夏初对这种自家人的口供将信将疑，那佩兰回话也只是低着头，说得倒是很平顺，瞧不出什么端倪来。既无破绽，便只得先这样过去了。

问过了喻示寂，夏初起身走到门口的廊庑下，深吸了两口气，纾解一下自己郁闷的心情。

“头儿，要不然搜一搜百草庄吧？咏绣春的崔大花不是说有个人穿着密州锦的衣服吗？搜到那件衣服，至少可以拿个人回府衙审问，多少还能有点进展。”

“是可以搜，但目前，我觉得没用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



“确实是有个男的进了百草庄，关于那个男的，现在有三种可能性：第一，曹雪莲在他到达之前已经死了；第二，曹雪莲是被他杀的；第三，曹雪莲在他离开之后被杀。对吗？”

许陆想了想后点点头。

“如果是第三种，那么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；如果是第二种，他的衣服上一定会有大量的血迹，那件衣服肯定已经不在；如果是第一种，则他应该根本进不去广济堂，除非他撞见了凶手是谁。”

“也许就是这种可能呢？带回府衙审讯，正好让他说出凶手是谁。”

“假设是他撞见了凶手，但他既没有呼救也没有报案，那就说明他想要替凶手隐瞒罪行。既然如此，又怎么会轻易开口？没有证据，光凭刑讯逼供，打出来的话你又知道是真还是假？他说是谁你就抓谁吗？抓来再接着打？”

许陆不说话了。

“况且我最反对刑讯，你是知道的。”夏初顿了顿，又道，“想从那衣服入手，倒不如一家家地去查订货单子，那料子既然贵，十有八九是量身定做的。不过这个工作量有点太大了，西京少说也得有百十来家成衣铺子，得从去年查到今年，而且咱们现在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谁。”

“那倒也是。”

“这个线索可以先放着，等有了大致的目标再去查还有可能。”

夏初仰头看着天，雨已经小了不少，变得有些绵密起来，看样子应该还会下一阵子，回城都是土路，泡软了肯定很难走了。

难走……

“哎！”夏初拍了一下廊柱子，“笨啊！差点儿把这事儿给漏了。”

许陆还沉浸在对那个神秘男子的猜测中，被夏初惊了一小下，忙不迭地问：“怎么了？头儿，是想到什么了吗？”

“马车啊！”

曹雪莲说要回娘家，虽然没有带着自己的丫鬟，但肯定是要坐马车的。她去了哪里，别人不知道，车夫肯定是知道的。

夏初又找来了祥伯，让他把四月初一带曹雪莲进城的车夫找来问话。那车夫姓周，叫周全，是个二十来岁的男子，浓眉大眼面皮黝黑，看上去十分憨直，见了夏初和许陆便口称大老爷，撩袍要跪，让许陆赶紧给拦下了。

“周全，四月初一的时候是你送你们夫人进城的？”

周全一边点头一边“嗯”了几声：“是，夫人进城一般都是我送。”

“那天你是送你们夫人回的娘家？”

“没有，那天夫人让我送她去的延福坊。”

“延福坊？延福坊什么地方？”

“就到延福坊东南角的巷子口。”周全回想了一下说，“夫人说要买点东西给娘家捎上，我就说驾车送她过去，那天下雨嘛，路不好走的。夫人说不用，她说那儿离她娘家很近了，买完东西她自己走过去就行。让我先回来了。”

“她以前也是这样吗？”

“以前啊……好像没有吧，都是直接到曹家门口的。”

“那你呢？你送她到了延福坊之后，就回百草庄了？”

“对啊。”周全理所当然地点点头，“我就驾车回来了，回来正赶上开饭。”

夏初无奈地笑了一下，追问道：“那你就不觉得奇怪吗？”

周全眨眨眼睛，摇头：“夫人想自己走回去啊，我也说了要送，夫人没让啊。”

夏初无力地点了点头，心说这个周全真是一点好奇心都没有，放到现代也是一块给领导开车的好材料，什么都不走心，真安全。

“那你还记得到延福坊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辰吗？”

“大概是辰时过半吧，那天下雨路上不太好走，车驾得慢。”

“你看见你们夫人下车后往哪个方向走了吗？”

周全斜着眼睛一边回忆，一边还用手指在虚空里划拉：“左西右东……嗯，看样子是往东边的四方街去的。”

问过了周全之后，外面的雨也基本停了，夏初与许陆从百草庄告辞回城。

初夏雨后的空气里饱含了清爽的水汽，微风吹来泥土和青草的香气，有一点清凉。天空仍是有些低垂的，乌云将破未破，被阳光镀了一圈的金边，泻下的日光如芒，丝丝缕缕地照在松林茂盛的原平山，还有已经长出青荳的麦田里。

夏初坐在许陆的旁边，跷着一条腿，随马车一起一伏地颠簸。她把帽子摘了下来，迎风甩了甩自己的一头短发，舒服地叹了口气。刚刚在百草庄收获的一腔郁闷，也纾解了很多。

车子不快不慢地走过五里亭，眼看安化门在望时，就见从城里方向一匹快马驰骋而出，带起一串松软的泥土来。马上一人呈虚坐状态，身子前倾，单手持缰，另一只手扬鞭打马，姿态甚是潇洒。

许陆和夏初愣愣地看着那匹马越跑越近，嗖地就从他们的马车旁边奔了过

去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许陆道：“我怎么瞧着那人像是蒋大人？”

“你瞧着也像？我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呢。”

静默了片刻后，许陆猛地把马车勒停了，夏初撑着车板跳下车，往那匹马的方向看过去，却见那匹马也停了下来，正在原地打着转，颇为踌躇的样子。

夏初乐了，双手拢在嘴边，深吸了一口气，铆足了劲儿喊道：“蒋大人！！！”

那匹马立刻就不转了，一调头，又疾驰了回来，一直跑到夏初跟前才停下。蒋熙元从马上俯身看着夏初：“刚才一晃而过，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。”

“大人这是干什么去啊？”

“去百草庄找你们去，怎么，已经都问完了？”

“嗯。”夏初点点头，“大人你不是忙公事呢吗？怎么跑出来了？”

“把事情安排下去了，抽点儿时间出来，想看看你们这边的进展。紧赶慢赶的，还是没赶上。”蒋熙元眼睛笑成一个弯儿，伸手摸了摸夏初细细软软的头发。

“嘿！大人真敬业，属下佩服。”夏初转头去看蒋熙元那匹漂亮的白马，马也正弯着脖子看着她，大眼睛、长睫毛，瞧着就那么善良可爱。

“怎么样？有收获吗？”蒋熙元从马上跳了下来，掏出几块饴糖来放在夏初手中，又抓着她的手腕送到了马的嘴巴旁边，白马嗅了一下，伸出舌头来把饴糖舔走了。

夏初的手心被白马软软舔过，禁不住嘿嘿地笑了两声，随后一边摸着白马的鬃毛，一边说：“收获肯定是有的，不过疑问也多，回去还得再整理整理笔录。”

“你会骑马吗？”

夏初摇摇头：“没骑过。”话虽如此说，蒋熙元却见她眼睛晶亮，一脸的跃跃欲试，于是便笑了笑，抓住白马的嚼口冲夏初扬了扬眉毛：“上马。”

“好嘞！”夏初巴不得他说这一句，生怕他反悔似的小跑着绕到鞍子旁边，扶住马鞍脚踩着马镫就往上蹿。

蒋熙元个子高，马也高，夏初蹬得有点吃力，蒋熙元好心想要帮她一把，结果手刚挨到夏初的屁股，夏初就像触了电似的，噌一下就坐到了马鞍上，回头冲他龇牙：“不要乱碰！”

蒋熙元的手还支在半空，呈一个托碗的状态，被夏初斥了这一句后有点没反应过来，愣愣地看着她。

夏初被他看得尴尬起来，扭头去抖缰绳，嘴里还“驾驾”地喊着，想赶紧跑远点，可白马一点面子都不给，甩了下飘逸的鬃毛，低下头去嗅路边的草。夏初

使劲拽着缰绳让它抬头，一来二去的，一人一马就扯上了劲儿。

蒋熙元轻嗤了一声，上前拍了一下白马的脖子，白马立刻把头仰了起来。

“前脚掌踩实马镫！腿夹紧！腰挺直！握紧缰绳！”蒋熙元矫正了夏初的姿势，等夏初刚刚坐直，他便一巴掌拍在马屁股上。只听得夏初一声轻呼，白马往前一蹿，颠颠地跑了起来。

蒋熙元乐呵呵地看着，然后坐在了许陆驾着的马车上：“走吧，跟着点。”他的注意力都在夏初身上，完全没注意到旁边许陆那意味深长的眼神。

白马奔跑的速度不快，这让夏初从紧张中迅速地稳定了情绪，风凉凉地从耳畔掠过，仿佛是找到了策马驰骋江湖般的快意，瞬间觉得自己侠气十足。

跑了一会儿后，夏初胆子大了一点，于是试着抖了一下缰绳。白马挺了一下头，加快了些速度，夏初得意地抿嘴笑了笑，犹嫌不足，继续抖缰绳，扬声喊了个“驾”。

缰绳勒得很松，白马又得了驱使的命令，于是彻底撒开蹄子跑了起来。

马往前一蹿，夏初的身子便大幅度地往后仰了过去。她惊叫了一声，手中的缰绳勒紧，勒得白马仰起头来。可它才刚撒了蹄子跑起来，不肯停，原地抬了下马蹄子，又继续向前狂奔。

夏初一下子就慌了，以前从书上电视上看见的那些骑马的理论知识忘了个一干二净，手里的缰绳也忘了勒，只是凭本能地双腿夹紧了马腹。还好她练过散打和跆拳道，腿部的力量还不错，危险地没掉下来。

可这一来，白马跑得更欢了。

夏初都快哭了，往前俯着身子，手死死地抠着马鞍，冲着马说道：“吁吁吁！吁一下，吁——！停，停车……”

白马没理她。

蒋熙元坐在车上看着夏初骑着他的白马绝尘而去，对许陆笑道：“夏初骑马还挺有天赋，上马就能跑起来，不错。”

许陆也点点头：“头儿做什么都有模有样的。”

两人的马车走得比白马慢很多，眼瞧着夏初的身影越来越小，许陆眨眨眼：“瞧着不太对啊，大人。头儿怎么坐得歪歪扭扭的，马跑那么快，不会摔下来吧？”

正说着，蒋熙元就听见远远的一个声音传来：“大人！救命啊！”

蒋熙元噌地就在车板上站了起来，手指按在唇边打了个响亮的呼哨。已经跑远的白马猛地停了蹄子，转过头来。





夏初长舒了一口气，这口气还没喘匀实，白马转了身四蹄奋起，像见了主人的小狗似的，狂奔着冲蒋熙元跑了回来。

蒋熙元就听见马背上的喊声由远及近，夏初的面孔渐渐清晰，那张脸已经快跟白马一个颜色了。

蒋熙元撩起长衫下摆，提气一点车板跃向白马，抓住缰绳后一个翻身就坐在了夏初的身后，单手扶住夏初的腰，另一只手接过缰绳来勒紧，白马缓下速度，最后在马车边上停了下来。

夏初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前方发愣，手脚发软，掌心发麻，指甲因为抠马鞍抠得太紧，劈了好几个。

“你怎么把缰绳松了？”

“我……我哪还记得什么缰绳啊。”夏初把手覆在脸上，抹了把冷汗，这才喘匀了一口气，“吓死我了。”

蒋熙元笑了笑，摸了摸夏初的头顶：“没事没事。”说着又把缰绳递进夏初的手里，“抓紧缰绳，我教你怎么骑。”

夏初触了电似的把缰绳一扔，喊道：“还骑？！我可不骑了！”

蒋熙元大笑起来，揶揄道：“就这点儿胆子，跟个小姑娘似的。”

夏初一听，也不知道是急于掩饰自己的性别还是被激起了好胜心，伸手又重新拉过缰绳：“谁跟小姑娘似的！再来！我还不信了……”

许陆瞪大了眼睛，看着蒋熙元坐在夏初身后，一会儿拍拍她的腰，一会儿扶扶她的胳膊，驱着白马在这雨后的官道上跑过来跑过去。

虽然夏初之前有过撇清和警告，但许陆还是一点都不想说服自己将这俩人看作单纯的上下级关系，只是默默地把这事儿记在了心里，盘算着能从刘起那儿坑出几顿饭来。

夏初身体的协调性很好，学东西也快，没一会儿就大致摸到了门道，等蒋熙元松开手让她自己驾马跑了几圈后，她又好了伤疤忘了疼地把蒋熙元轰下了马去。

白马在夏初的驾驭下，开始匀速地往安化门跑，蒋熙元坐在马车上，像看着雏鸟展翅的老鸟，欣慰中带着一点怅然若失。他觉得夏初学东西很快，这很好，但又暗暗地失落她学东西为什么这么快。

手里残留着刚才扶着夏初腰部时的触感，眼前闪着夏初白嫩的耳根，软软的耳垂。她短发里散发出来的清新皂角味道，有一点暖，在鼻尖萦绕不去。

也不是天香国色，也不是娇媚如丝，也不是馥郁如兰。蒋熙元却觉得自己留

恋得不得了，心口滚烫而紧张着，跳动有力。

他在回过神来时才意识到自己在笑，思维重又捋过自己刚刚的情绪，笑容忽然就僵硬地凝固在了脸上，一股寒气蹿上了脖颈。

这感觉不对啊！这感觉太不对了！

夏初从马上远远地回过头来，冲他挥了一下手：“大人！城门到了。”

蒋熙元跟做了亏心事似的，迅速地转过头去，无目的地张望，耳朵却支起来去听夏初要说什么。可夏初说完那句之后，就没了声音，他等了一会儿才敢转回头去，目光虚虚地掠过夏初的背影，默默地对自己念叨：我不是断袖，我不好男风，夏初是我的下属，夏初是我的朋友，我不是断袖，我不好男风……

一直到了府衙门口，夏初勒停了马，踩着上马石从马背上跳了下来。虽然后面骑马骑得很顺利，但毕竟也是紧张的，这一下马就觉得腿和胳膊还是有点发软。但是，很过瘾啊！

“大人，我骑得还不错吧？”夏初带着一丝得意，冲蒋熙元笑了笑，粉红的嘴唇弯成弧，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，还有颊边浅浅的小酒窝，笑得蒋熙元心理防线溃败。

蒋熙元瞄了她一眼，急匆匆地掠过她的身边，快步走进了府衙的大门。夏初纳闷地看着他的背影，转头问许陆：“大人这是怎么了？”

许陆缓缓摇头：“不知道，从进了城一句话都没说过。大人的心思，吾等小卒不好揣测。”

夏初耸了耸肩，把马交给府衙的门子，也跟着走了进去。蒋熙元一路直奔自己的书房，等到了门口一回头，发现夏初跟在他的后面，心里一惊，好像自己的什么秘密被发现了似的，大声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夏初愣了愣：“汇报今天去百草庄得到的线索啊。”

“着急吗？”

夏初哑口无言地看着他，不知道如何作答。蒋熙元避开她的眼神：“我忙得很，京畿筹粮抽税的事很多，案情你去跟许陆说吧。”说完就像逃开什么怪物似的，拉开门钻了进去，把夏初关在了门外。

跟许陆说？她今天就是跟许陆去的啊！

夏初摸摸鼻子，回想了一下，也没觉得自己今天哪儿得罪了蒋熙元，他这是怎么了？琢磨了一下还是完全没头绪，她只好转头走了。

蒋熙元听着夏初离开的脚步声，松了口气，步履缓慢地走到书案前坐下，拿



起放在案上的文书却又直直发愣。安静的书房里，满耳都是自己咚咚的心跳声。

夏初的心比较宽，回了捕快房吆喝上几个捕快一起去食堂吃饭，一边吃着，一边说着案子。

“周全说曹雪莲是在延福坊东南角下的车，往四方街的方向走的。你们谁比较熟悉那边？跟我先说说。”

“我知道！”武三金使劲地嚼了几口，把嘴里的馒头咽下去，“我姐姐家就在延福坊，东南角往四方街的路上有个牌楼，那条街上基本都是住家，有几家皮硝打铁之类的小商户，但拐到四方街那边商家就多了。”

夏初咬着筷子头想了一下，道：“你们怎么看？”

王槐抢了话说道：“会不会是曹雪莲趁着自家老爷不在，偷偷地出门跟情人私会去了？就像上次那个刘樱，不也是因为私会被人杀的吗？”

“不对不对。”许陆摆摆手。

“怎么不对了？”王槐不服。

“她要是跟人去私会，还去广济堂干什么？就好好地私会不就完了？”许陆放下手里的馒头，掰着手指头说，“周全把曹雪莲送到延福坊的时间是辰时过半，崔大花看见那个神秘男人的时间是巳时过半，当时广济堂的后门已经开了，中间不过一个时辰的时间，这段时间怎么看都不像情人私会。”

武三金闷声地嗯了嗯：“我觉得许哥说得有道理。”

王槐梗了下脖子：“那广济堂后门开了难道就能证明是曹雪莲已经在那儿了？没准是别人呢？”说到这儿，王槐眼神一亮，有点兴奋，“会不会是这样……”

“哪样？”

“喻家有人欠了别人的钱，想偷家里的现银还上，于是偷溜进了广济堂后院。那个穿灰衣服的神秘男子就是债主，他是应约去拿钱的，所以他到的时候门是开着的。曹雪莲私会之后路过永平坊，看门开着就进去一探究竟，正好看见了有人偷钱。那个偷钱的惊慌之下就把曹雪莲杀了扔在银窖里。”

王槐把自己猜测的主要内容说完之后，又声情并茂地加入了现场角色的演绎，一会儿捏着嗓子学女声，一会儿横眉立目地扮凶手。

旁边几个人一边吃一边听，津津有味。

王槐说完了自己的推测之后，兴奋地问道：“头儿，头儿！怎么样，我猜测

的有没有道理？”

夏初笑了笑，看着另外几个人：“你们觉得呢？”

武三金点点头：“听着好像也挺有道理的。”

许陆还是摆了摆手：“不对，不对。”

“嘿！我说你小子成心跟我抬杠是不是？怎么又不对了？”王槐被他浇了冷水，愤愤地说。

“咱就算曹雪莲是私会去了，那她私会完了去哪儿？要么就是回娘家，因为她跟家里说的是回娘家嘛，要不然呢就是回百草庄，但不管去哪儿，从延福坊出来都不会路过广济堂的。她去广济堂干什么？”

“嗯嗯。”武三金又点点头，“是，我觉得许哥说得有道理。”

王槐拍了武三金一下，气道：“又有道理！什么都有道理，你有没有个准儿！”

夏初吃完了饭，抹抹嘴揉了揉肚子：“许陆说得有道理。曹雪莲为什么要去广济堂仍是个最大的问题。现在能肯定的是，她去广济堂之前去了延福坊，这两个点之间相隔得并不远，所以，时间上应该是连接起来的。”

王槐很失落地点了点头，不甘心地瞄了许陆一眼。夏初冲他笑了笑：“王槐你说得也不错，但是没解决核心问题。蒋大人早就说过，她去广济堂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她被害的原因，找到原因就能摸出凶手。现在呢，这个原因没人知道，或者说有人知道却不肯说，所以，接下来就要辛苦大家了。”

“排查延福坊？”许陆问。

“对。”夏初无奈地摊了摊手，“没办法，只能使拙力气，一家家地去了。曹雪莲穿的是锈红色如意纹的襦裙，米色上装。”

“长什么样子？”王槐问道。

夏初一窒，长什么样子她还真不知道，莫说她没去看那巨人观的尸体，就是看了也是不知道的。想到巨人观，夏初的胃有些许的不舒服，蹙眉叹了口气。

“头儿……”一直在旁边没说话的郑琏开腔道，“我记得杨作说，银窖里还扔着一顶帷帽，应该是曹雪莲的吧？她如果戴着帷帽，问长相就没用了。”

夏初一打响指，赞许地指了指郑琏一下：“对！你不说我差点儿忘了。就这样，锈红色如意纹襦裙，米色上装，身高五尺左右，头戴帷帽。兄弟们，一家家地问吧！”

夏初让许陆带了一班捕快去了延福坊，她自己则去泰广楼的戏院和五丰楼验证一下喻示戒的证词。



原本她想去问问蒋熙元要不要一起去的，也顺便把案子的进展跟他说说，快走到蒋熙元的书房时，夏初却又转头走了。

他正忙着，而且司法参只是他的一个兼任，自己能解决的问题牵扯他太多时间、精力也是不好的。所以想想还是算了。

泰广楼离西市不远，是西京城里最大的戏楼，有不少名角都是在这里唱红的，属于古代星工厂。现在景国最红的角得有一半在泰广楼驻场，只要是开戏的日子，都是门庭若市的。

西京的东市，商铺以档次高消费高的大商户为主，而西市，则是以异国商品铺子和茶楼酒肆为主，很大程度上是由泰广楼的周边消费带动起来的。

比如，西市的茶楼酒肆都有两层，且靠窗的位置都安的是大开的窗户，就是因为那些名震京师或扬名全国的名角儿会从西市的路上经过，有不少戏迷戏痴不吝花大笔银子买这样一个位置，就等着看名角儿们的马车从自己眼皮子底下过去。

夏初去的时候，泰广楼所在的巷子里站满了人，对面的酒楼上沿窗户探出一溜的脑袋来，但整条巷子里却没有声音，看上去有点恐怖。

夏初左右张望了一下，对旁边的一位中年人拱了拱手：“这位大哥，这是干什么呢？”

“小点声。”那位大哥急忙摆了摆手，“这听戏呢，你别吵吵，回头当心挨骂。”

“听戏？”夏初纳闷道，“听戏不进戏楼子，站在外面干什么？”

“这不是进不去嘛！”大哥一拍大腿，跟丢了几百两银子似的，“月筱红的戏，估摸着里面站得连个弯腰的地儿都不剩了，我们这挤不进去的，只能站外面听点西皮流水的音儿了。”

“月筱红是谁？”

大哥一听，鄙夷地看了一眼夏初，挥挥袖子，连跟她说话的兴趣都没了：“得得得，您该干吗干吗去吧，别在这儿搅和我了。”

夏初挠挠头，扫了一眼巷子里的人，心说这古代人追星的劲头可真一点儿不比现代人逊色啊！

她小心翼翼地绕着人群往泰广楼门口走去，抬脚刚上了台阶就被人拦住了：“这位，里面没地方了，您要听戏改天请早吧。”

“噢，我不听戏，我就是跟您打听一下，四月初一您这泰广楼上是什么戏？”

那人奇怪地看了看她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这真奇了，还有人打听之前演的

戏呢。”

“这么多人在外面杵着就为了听点锣鼓的音儿，我还觉得奇怪呢。”夏初笑道，“得了，劳您驾告诉我一下吧，四月初一的戏码。”

“四月初一啊，上午是一出武戏《九龙杯》，下午演的是《红鬃烈马》。成了吗？您还有哪天的老戏码要问？远的不说，这一个月的我都能告诉您，反正我这儿闲着也是闲着。”

“还真是《红鬃烈马》啊……”夏初自言自语地说。那看门的听见了，不禁嘿嘿地一乐：“合着您这是考校我来了？答上来了有赏钱没有啊？”

夏初摆摆手，向他道了谢之后又挤出了巷子，心说这看门的真贫。

泰广楼的巷口就是五丰楼，夏初进去打听了一圈儿，但是没人记得喻示戒。这倒也不奇怪，酒楼每天迎来送往的那么多人，六七天前的食客，如果没闹出点事儿来谁会记得呢？

夏初的脚还没好利索，走了这半天又开始有点疼了起来。此时眼瞧着时间也不早了，她索性也不回府衙了，慢慢悠悠地往家走。

从西市回家的路上，夏初寻了个做小面的摊子，要了一碗面和一碟小菜打发晚饭。吃过饭结了账，刚起身出了面摊的布棚，就见一个人从她眼前走了过去。

夏初起先没在意，回想了一下又觉得眼熟，转头看那背影倒觉得有点像广济堂的柳大夫，身上还背着个游方郎中似的褡裢，走过去一段后在一个挂了灯的门前停了下来。

那门开着，柳大夫驻足往左右看了看，紧接着门里走出一个青年男子来，与柳大夫笑言了两句，便请他进去了。

夏初琢磨了一下，缓步走过去看了看，只见那门上有一道石匾，刻了三个字——知意楼。

门里门外来往的都是男子，传出来的也是欢声笑语。

只稍稍猜测，便知这地方约莫就是传说中的南风馆了吧。

夏初回转小面摊子，向那摊主求证了一下。那摊主看着夏初频频点头，却笑得意味深长的模样，弄得夏初心惊，赶忙跑开了。

其实她倒不是吃惊南风馆，而是吃惊柳大夫会去南风馆，这与柳大夫其人留给她的印象实在是大大不符。只不过夏初看他身上挂着个褡裢，也没准是去给南风馆里的小倌诊病去了？可是从时间以及刚才迎他进去的那个男子的表情判断，却又不太像。

她在附近踌躇了一会儿，还是没敢进去，只好将这事儿记下来，改日再差人查一查了。

到了家门口正掏出钥匙来想开门，就见锁上挂着个巴掌大小的蛋青色锦缎袋子，两条精致饱满的丝线穗子随微风轻摆。

夏初好奇地解下来捏了捏，手感像是个小小的瓷罐子，还有一张纸。她心头一跳，一种抑制不住的期盼涌上心头，又没敢立刻打开一看究竟，生怕自己自作多情地想错了，倒宁可答案揭晓得再晚一点儿。

夏初开了门进院，又问好门闩，进厨房里烧了水，又洗了手抹了脸，再去点上灯。那个锦缎袋子始终在院里的小石桌上放着，她每路过一次就看一眼，却一直憋住了劲儿没去碰。

直到再没什么可以做的了，夏初才坐到石桌旁边，小心翼翼地解开了袋子的扎口。袋子里装的是一个月白釉的小罐子，用天青色的八股丝线拧成绳，交叉打结勒紧了盖子，成结处还有一粒糯白的珠子，素雅又精致。

夏初又把袋子里的纸抽了出来展开，一看，满心的期盼便都落到了实处。短短一行清隽小字，落款依旧是一个“黄”字。

“罐中药膏于跌打扭伤有奇效，祝早愈。”

一行字，夏初反复地看了几遍，这才妥善地重又叠好，把瓷罐上的丝绳解下来，打开罐子闻了闻。

药膏的味道有点凉凉的，馨香淡淡。夏初又闻了一下，起身到屋里把蒋熙元给他的那罐药膏也拿了出来，两边比较了一下，发现味道是一样的。

“大人你这个骗子，不是说是御赐的吗？”夏初小声嘀咕了一句，歪着头想了想，心说这黄公子家会不会是皇商啊？那也难怪有钱。

夏初把鞋袜脱下来，倒水洗了脚，被轧过的地方还有些紫胀，不过已经好了很多了，看来这药膏的确是奇效。她看了看桌上的两罐药，最后还是选择了苏缜给的那罐，挖出一些来抹在了伤处。

夏初把那天青色的丝绳打了个结，在手腕上绕了两圈做成个手链，小珠子轻轻地贴在腕子上，凉凉的。微风吹过，葡萄叶子抖了抖，不知是哪处的槐花香随风潜入，她仰起头嗅了嗅，似有淡酒滑过心头，熏得人心似醉。

第二天，蒋熙元得了召见进宫。在御书房里把筹粮钱的工作进展汇报了一下。苏缜认真地听完甚是满意，让安良端了茶点给他：“熙元，看你这眼下乌

青的，想必是为这事颇费辛苦。”

蒋熙元起身称不敢：“臣在其位谋其事，应当应分，岂有称辛苦的道理。”

这事是麻烦点儿，但还不至于说辛苦成什么样。蒋熙元昨夜里没睡好，实在也不是为了工作，所以他这惶恐的姿态也不算是装的。

“喝茶。”苏缜说着，自己也端起茶碗来，略微踌躇了一下才道，“等事情忙完了，好好歇一歇，下个月朕大婚恐怕还有的辛苦。”

“是。”蒋熙元点点头，“事情脉络都理得差不多了，下面就是实际执行的事了，臣也不会太辛苦了。”

“嗯……”苏缜轻轻地抹着茶碗盖子，沉默着像在忖度什么。蒋熙元看见觉得有点儿奇怪，脑子里过了许多念头却也猜不透，忍不住问道：“皇上，是不是还有什么事需要臣去做？”

苏缜抬起头看着他，有点欲说还休的样子，颇为犹豫。他需要蒋熙元做的是四月初十不要出现，夏初过生日请了他，他也应了，可他又暂时不想与蒋熙元碰上，漏了身份。

当然，他可以要求蒋熙元替他瞒着，但那毕竟不如全然不知来得自然。蒋熙元若是怕夏初说错话做错事，好心暗示提点，以夏初察言观色的能力，难免不会起疑心。那可不是他想看见的结果。

“京畿筹粮筹款赈兴州旱灾，办法细则你已经做得差不多了，朕就是担心……”苏缜顿了顿，没往下说。倒不是故意留扣儿试探蒋熙元，他只是觉得自己想做的事情有点不合适。

一个皇上，为了给朋友过个生辰，就把一位三品大员支离京城。虽然支开的理由倒也勉强算得上充分，但毕竟存了私心，不免让他反复自省，这样会不会像个昏君所为。

“皇上是担心京畿官员借机克扣，粮钱筹得之后，真正送去兴州的数量却要大打折扣？”蒋熙元说完后看了看苏缜的神色，又道，“臣也有这个担心，所以准备把京畿司户派过去督查此事，待钱粮送往兴州之后，再对账收讫，务必把中间的差额损耗降到最低。只是，皇上恕臣直言，这种事情很难以避免干净。”

“朕明白。”苏缜想了又想，那句让他去京畿督办此事的话还是没说出来，心底叹了口气。罢了，只当自己食言于夏初，等过了日子再补份歉礼吧。

正想着，蒋熙元那边却犹豫着开口了：“臣……想亲往京畿走一圈儿看看。京畿各郡皆说仓满粮足，但怕会有官员蓄意隐瞒。想矫上意从本地苛收粮税，再





从发粮钱之事上克扣，两头捞油水，于赈灾之事不利，于皇上及朝廷之誉更是极大的损害，不如亲眼看一下来得踏实。”

苏缜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看了蒋熙元一会儿，见他神色不似往常，心中疑惑，便暂将去京畿的问题放下：“熙元，你是不是遇见什么事了？”

“皇上，臣没什么事。”蒋熙元笑了笑，“臣就是觉得，常年待在京城里，什么消息都靠文书，难免双眼蒙蔽。再者，自臣上任京兆尹以来，还没往京畿各郡看过，不了解实际的情形，怕日后做事会失之偏颇，想当然了。”

刚刚蒋熙元说他要往京畿走一圈儿的时候，苏缜心中暗惊，几乎以为蒋熙元是已经知道了什么，不然怎么自己这边正想着要不要支开他的时候，他便恰巧要主动离开呢？

蒋熙元这人一向最是喜安逸爱享受的，去年与他去了趟禹州，一路上也不肯亏着自己，回来便说还是京城好，还被他讽刺数落了几句。怎么这又主动要出京了呢？

蒋熙元是了解他，但若是了解到这种程度，就算他不是皇上，也要心惊的。再者，如果他是知道了自己隐匿身份与夏初时常见面，那么夏初知不知道？如果夏初知道却佯装不知，那也是另一重让人疑心之事了。

“皇上？”蒋熙元见苏缜出神不语，只得小心地追问，“臣去也不过几日，不会耽搁京中事务的。”

苏缜回过神来，顺口便问道：“夏初那边如何？”

“夏初？夏初……如何？”蒋熙元心里也是一惊。

蒋熙元忽然想要离京跑一圈儿的原因，与他昨晚没睡好的原因是一样的，都是因为夏初。或者说，都是因为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对夏初的感情趋于不正常化。

他是喜欢女孩子的，从小到大都是喜欢漂亮姑娘的，对于好男风爱同性的人，虽说谈不上鄙夷，但也的确不能理解。大把美貌温软的女子不爱，跟个与自己同样扁平的男人有什么可爱的？

况且，他之前信誓旦旦地跟夏初说了，就算他喜欢男人自己也坚决不能接受的，如今自己先动了歪念，这算是怎么回事儿啊！大嘴巴抽自己的事他可干不出来。

蒋熙元深思一宿，觉得自己是这段时间工作忙，眼前晃悠的全是男人，素得久了，所以看见个姑娘般清秀的夏初，便起了错觉。

一定是一种错觉。

所以，蒋熙元决定与夏初拉开点儿距离，自己到外面走一圈儿，静一静，回